

转战琼岛十二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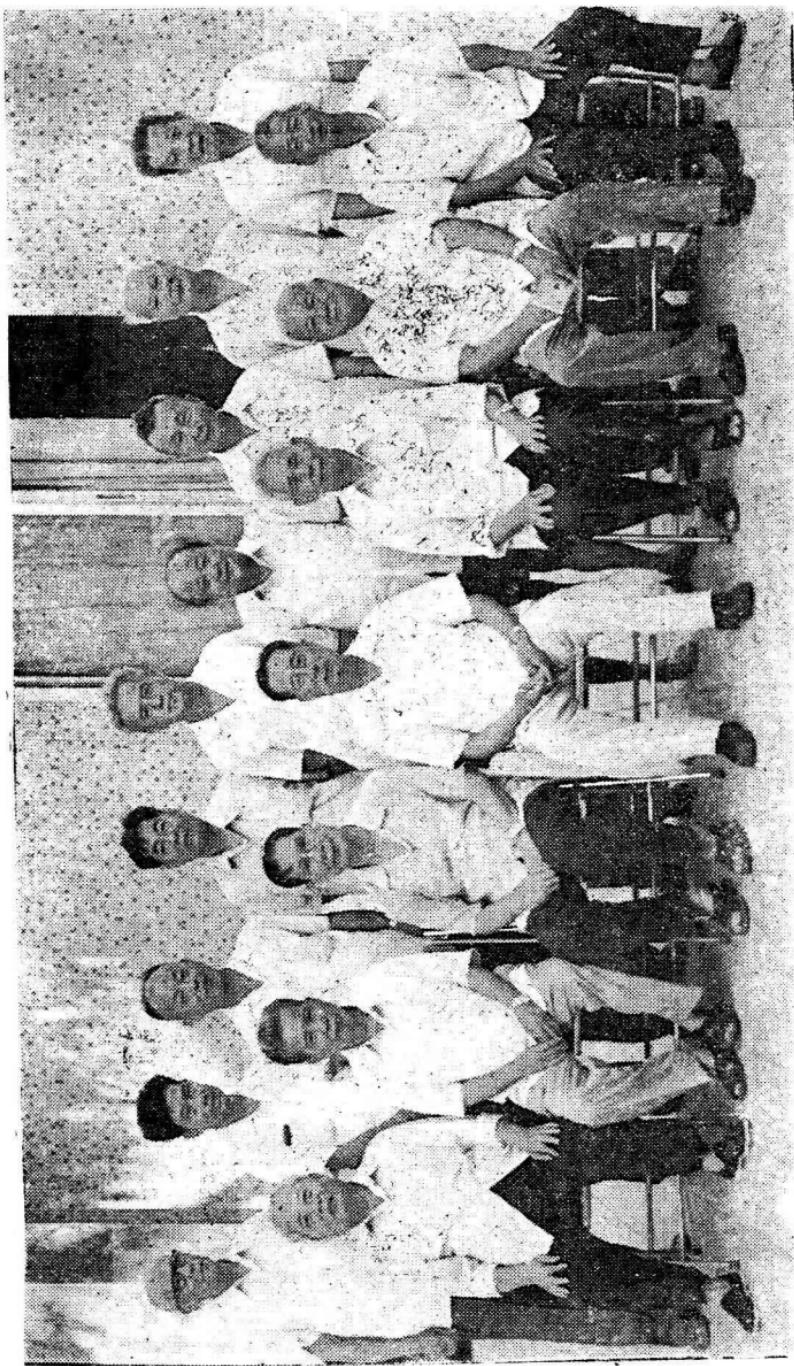
潘江汉



转战琼岛十二春

潘江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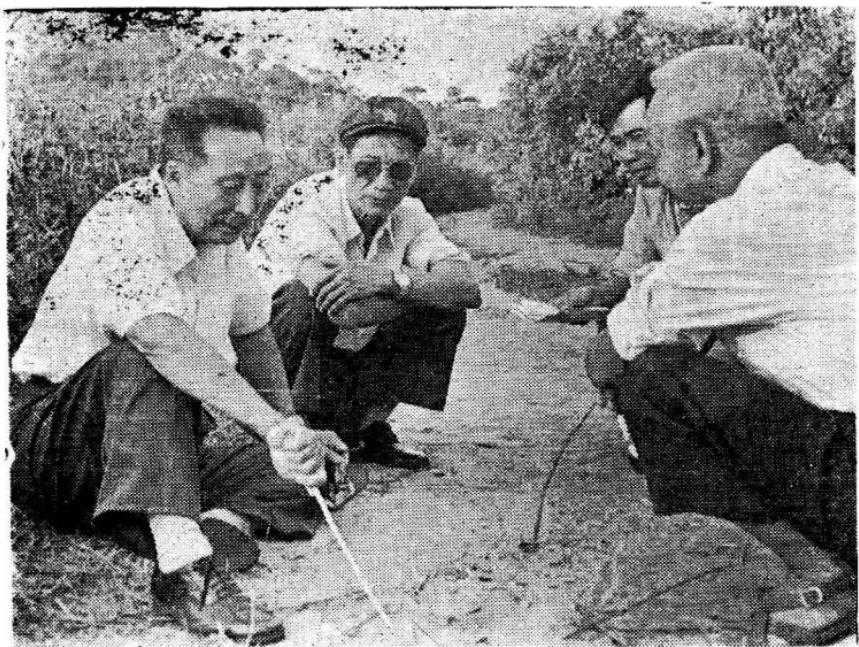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参加“琼纵”五总队队史座谈会的原总队和各团领导干部合影。前排左起：林鸿盛、李贤祥、
潘江汉、赵光炬、陈武英、冯位才。后排左起：卢航、李福文、梁仲明、方建三、刘英豪、
陈岩、符气元、林明坚、符振民。（琼崖武装斗争史办公室供稿·1985年6月）

陈岩

英若



1983年12月，作者回到东（方）新（街）公路（今属东方县）战斗的战场参观。在六团全线反击阵地居便岭脚，作者席地而坐，向陪同参观者边画边叙，追述五总队各团设伏、出击、追歼的位置、路线和战斗情景。（刘胜道摄）



回到1950年3月的王五战斗战场旧址——今王五镇政府大门，边参观边回忆战斗情景。左起：李贤祥、吴方定（陪同参观的原海南军区政治部顾问）、林侠君、潘江汉。（刘胜道摄·1983年12月）



五总队和各团部份领导干部，于1950年5月合影。前左潘江汉（总队长）、前右赵光炬（南区地委书记兼政委）、后左符力坚（五团政委）、后中林鸿盛（六团政委）、后右吴以怀（四团政委）（赵光炬供稿）



在1949年“春攻”新州战斗战场旧址参观时，三位指挥员在偽县府大门旧址（今新州镇政府大院门前），追述突击队占领并坚守偽县府的情景，右起：林侠君、潘江汉、李贤祥。（刘胜道摄，1983年12月）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儋县党史大事记讨论会在肇庆举行，与会同志参观叶挺独立团旧址阅江楼时合影。前排左起：陈雄、张业新、王怡亭、潘江汉、李汉、吴景清、羊德光、林木青。后排左四为郑史。（蒋金潮摄）



1986年8月，作者与黄兹信（左）、李长盛（右）同志逐章逐段讨论本书第五稿的修改意见。（刘胜道摄）

目 录

照片专页	封二
前 言	(1)
一、革命摇篮	(3)
生机勃勃的校园 国难日深,风波不断 书生报国	
二、组织抗日武装去	(18)
难得的良机 初试锋芒 被迫离队	
三、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中队	(27)
西海再起 初学游击战,巧斗日伪军 王焕的“如意算盘”	
四、进军二千里,征战南半岛	(41)
白沙出师,黑眉扎营 敌警备队司令饮弹毙命 苦战七昼夜,与敌“捉迷藏” 转战黎区深山 东进,坚持东进! 经过苗区 胜利到达目的地	
五、四支队的诞生	(63)
第一次见到庄、李首长 到琼西扩军去 第一挺机关枪 挑起重担	
六、在反“蚕食”、反“扫荡”斗争中	(76)
在险恶形势下 三片坡伏击 岭脚诱歼	
七、开辟四里根据地	(91)

复杂的局面 挺进四里 迎击日本侵略者 建立四里游击根据地

- 八、国际友谊** (101)
救出外国“劳工” “绿色洋房” 别开生面的联欢会 挥泪告别

- 九、大反攻前夕** (115)
偷袭日军仓库 接应台籍士兵起义 连锁反应
一次消耗战

- 十、历史性胜利的时刻** (129)
特大喜讯 敦促日本驻军投降 谈判桌上的较量
“双管齐下” 收复新州

- 十一、迎接疯狂的内战挑衅** (142)
内战第一枪 古城争夺战 退出最后一座城镇

- 十二、白马井围歼战** (155)
义愤填膺 变偷袭为强攻 一个新的作战方案的产生
引蛇出洞，聚而歼之

- 十三、挺出外线，粉碎“清剿”** (167)
当头一棒 全歼孙文明连 回到“老家” 鱼水情深

- 十四、严峻的考验** (177)
坚定的革命战士 严惩首恶 “回敬”敌人的劝降

- 十五、在秋季攻势中** (187)
轻取李村 为李副司令报仇

- 十六、攻坚战的创举** (192)
暗箭难防 解除腹背之患 炸毁四脚堡

十七、全歼新州守敌	(200)
审慎备战,神速进军 里应外合,巧取伪县府 击退顽敌,坚守阵地 全面围困,重点进击 消灭残敌,击毙陈德赏	
十八、狂飙席卷西南路	(214)
痛歼地方反动武装 “文”“武”双管齐下,解放 矿山 追击、围歼抱板逃敌 连克数城,广坝祝 捷 “春攻”最后一仗	
十九、乘胜进击	(226)
首战龙江告捷,攻克子母堡,解放端熙墟 捷报 频传	
二十、驰骋琼南	(236)
万冲迎敌,把守大门 偷袭廖练据点 不发一 枪,智取新村 热水守敌放下武器 一次成功 的夜袭	
二十一、打垮一五六师	(252)
诱敌出动 一口吃掉先头连 扼守保甫坡,保 住“袋口” 迂回包抄,三面夹击 全线出击,穷 追逃敌	
二十二、策应野战军登陆	(266)
进军海头 占领王五,制造假象 把敌军“调” 过来 激战镇郊,拖住援敌 完成“十万火急” 任务	
后记	(277)
注释	(279)

前　　言

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琼崖人民的斗争历史，是中国人民在近代史上进行不屈不挠、威武雄壮、惊震世界的伟大斗争史诗中的一个激动人心的乐章。

早在1927年9月，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琼崖人民建立了革命武装，前仆后继地同反动势力进行搏斗。在长达23年的艰难岁月中，无论是琼崖国民党当局的“围剿”、镇压，或是日伪军的“扫荡”、杀戮，还是国民党四十六军的“清剿”、围攻，琼崖的党和广大军民，都没有被吓倒，没有屈服，没有退缩，且越战越勇，越战越强，红旗始终不倒。琼崖革命力量的存在、壮大和发展，不仅加强了我党领导的华南革命势力，而且对加快全国革命胜利的进程，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琼崖远处天南，孤悬在南海之中，远离党中央，远离我军主力。而人民革命斗争的烈火，反动派不但扑灭不了，反而越烧越旺，并坚持到全国的最后胜利。这是因为，琼崖人民的斗争，始终得到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以冯白驹同志为代表的琼崖特委，能从琼崖的实际情况出发，认真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庄田、李振亚、吴克之、黄康、马白山等一大批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治党治军的优秀军事、政治干部和在他们指导下的一支英勇善战的队伍；有300万琼崖人民和广大海外华侨、港澳同胞的热情、无私的支援。

1939年初，日寇入侵琼崖。从这时起，我就同千万爱国青年一样，毅然投笔从戎，共赴国难。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2年的军旅生涯中，我有幸经历了各种类型、各种规模的战斗，经受了极其艰苦、残酷、复杂的孤岛奋战的考验。作为一个亲身参加琼崖武装斗争的老兵，把革命先辈为了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为了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统一，不避艰险，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如实地反映出来，把在坚持孤岛奋战中的那些体现琼崖特点和风格的生动战例真实地记录下来，这对激励后人继承和发扬革命前辈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振奋起“爱我家乡，建设宝岛”的高昂斗志，把海南岛建成全国最大的特区，建成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宝岛，不仅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而且对后人客观、全面、恰如其份地评述琼崖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作用及其意义，也将是十分有益的。如能达到这个目的，我将感到莫大的快慰。

在追述琼崖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的时候，我时刻也没有忘记，成千上万的优秀干部和战士，为了解救倒悬于水火之中的琼崖人民，为了国家、民族的大业，赴汤蹈火，英勇献身，长眠于琼岛的青山沃土之中。是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琼崖人民革命斗争的光辉史诗。如果这份材料，能使人们时时怀念着那些没有享受到胜利后的祖国春天的一丝阳光、一滴甘露的先烈们，经常想到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老区人民，从而更加努力拼搏，开拓前进，为祖国的“四化”大业，为宝岛的建设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青春年华，这无疑是值得庆幸的。

谨以此书献给琼崖的革命烈士、革命老区人民和琼崖纵队的战友们，献给儋县的父老兄弟和我的母校。

一、革命摇篮

浩瀚的南海之中，海南岛象一颗晶莹绚丽的宝珠，闪射出奇异而诱人的光彩。

在这碧波拥抱的岛国的西北部，有一个古老的县份——儋县。史籍记载，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派遣节在岛上建置儋耳、珠崖郡①，合16县。儋耳后称宜伦、儋州。民国成立后改称儋县。

儋县的北部和西部，面视着水域开阔、波涛汹涌、气势磅礴的北部湾。海岸线长达212公里。西南部与层峦叠嶂、古木参天的腹地和黎、苗族人民聚居地——白沙县和琼中县接壤。她的西南部，与石碌、八所等重镇相通，可直下天涯海角。而东部，则有宽阔的公路，与临高县、澄迈县和海南省的首府——海口市，联成一片。

这里土地广袤而膏腴，气候温暖宜人，资源丰富，物产富庶。她不仅地广人多，是全岛最大的县份之一，而且是岛西经济、政治、文化、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

在儋县旧县治新州镇，与县政府仅一墙之隔，便是我的母校——儋县中学。

生机勃勃的校园

儋县中学创办于1928年，到今年整整60年。当国家和民

族处于危难之际，她哺育了一批批仁人志士和革命者；新中国成立后，她又造就、培养了一批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材，人们亲切地赞誉她是“儋县革命的摇篮”。

1935年秋，我到儋中第13班就读，在这里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担任儋县中学第一任和第五任校长的卓浩然先生和大多数老师，受新思潮的影响，比较开朗、豁达。卓校长是个颇有声望的学者，他积多年教育之经验，鼓励大家勤学苦读，做命运的主人，“与时俱进”。同学们为博采各家之长，探求真理而废寝忘食，专心苦学蔚然成风。

清晨，大地刚披上朝霞，校园里就响起了琅琅书声。教室里，走廊上，连操场上那高高的篮球架下，都能看到三五成群的同学，或在研讨问题，或在默读、背诵。有的则独个儿迈着方步，背着手，拿着书，抬起头，一句一句地朗读。晚上，校园里却一片宁静。教室内外，每人都在一盏小小的煤油灯下，专心致志地勤力习作。有的轻轻地翻阅着课文，有的仔细地演算习题。翻书声、笔尖在纸上磨擦声，是那样的轻，象春蚕在吃桑叶，也象溪水缓缓地流淌。我清楚地记得，在我们这伙同学当中，学习勤奋，成绩优秀的，首推谢凤安②。不论是寒冬腊月，还是盛夏酷暑，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总见他聚精会神地熬夜学习。有时他困得没法，就把一盆凉水放在板凳下，把双脚架在盆的边沿上，一打瞌睡，双脚便滑进凉水之中。惊醒后，擦擦眼睛，又继续学习。同学们都称赞他有一股子“刺股悬梁”的劲头。

1935年，日寇的铁蹄深入华北，国家、民族危在旦夕。宁静的校园在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席卷下，逐渐

沸腾起来了。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还是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每个人都在选择自己的道路。这时，中共西南区临委③和儋县工委④通过各种渠道，密切与成立不久的儋中党支部的联系，以加强对学生运动的领导。

据我所知，早在1926年春，上级党组织派遣在广州读书的儋县籍党员学生张兴（后叛变）、黄金容⑤。王槐铭、何焕琮⑥等人回县建立党的组织，先后成立了儋县党支部和泊潮村党支部（代号武工支校）。随后，糯村党支部、光村小学党支部、沙井党支部、海头党支部也先后建立起来。

大革命失败后，儋县县委在恶劣的形势下，转入农村，领导人民以分散、隐蔽的形式继续进行斗争。1930年5、6月间，共产党员林克泽等同志奔波辗转，潜入西海岸的海头镇，联系到了一些疏散的党员，又开始恢复和建立党支部的工作。1934年初，在琼山县农村成立的中共西南区临时工委，移到峨蔓乡的下浦，直接领导儋县的工作。1935年5月，成立了中共儋县工委。

此后不久，西南区临委和县工委加强了对儋县中学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领导。在党组织的发动下，学校里的学生党员和进步学生，利用各种机会，到设在新州中山街的月丰理发店（西南区临委和儋县工委地下联络站），与理发店负责人吴炬同志秘密接头，听取上级党的指示，阅读进步书刊，汇报学生运动的情况。

在党支部的组织、引导下，我们的学习生活有了新的变化。大家除了要完成该完成的学业外，阅读了大量进步的报章、杂志和书籍，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新道理，探索人

生的道路。因为我们这些人大部份是穷学生，没有钱，无法购买新书，不知道是哪个同学先提出：我们采取“集腋成裘”的办法，大家自愿捐献，不就可以买到书了吗？大家都认为这个办法好，就自动组织起来了。1936年初，我们先后成立了“励志社”和“读书会”。这两个团体实际上就是党的外围组织。我在谢凤安的帮助下，积极参加了这两个团体的活动。

每逢课余或节假日，我们就三三两两的，以游玩为名，不约而同地到新州镇郊外活动，传阅各种进步书刊，或交流学习心得体会。我们最喜欢读的书刊，主要有《大众哲学》、《共产党宣言》、《世界知识》、《生活周刊》、《新华日报》和《抗战》等。有时对一些问题搞不清，便展开争论，争得面红耳赤也各不相让；有时，我们彼此推心置腹，交换各自对时局的看法或学习的体会。

一天傍晚，绚丽的晚霞宛如一道大红帷幕挂在天边。我和谢凤安沿着崎岖的小道，到海边漫步谈心。沐浴在晚霞的余辉中，吸着徐徐送来的阵阵海风，我们心里特别痛快。凤安问我：

“江汉，最近大家对日寇入侵华北后的时势议论纷纷，你有什么认识？”

对这些问题我曾想过，但一时也弄不太清楚，我脱口而出：“国难当前，好男儿要敢于战死沙场，以完成民族之伟业为己任，方显出英雄本色，才算不枉此一生。”

“日寇来势汹汹，还有飞机大炮，光靠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去冲锋陷阵，就能完成了民族的伟业了吗？这些，你想过没有？”

他这一反问，把我给问住了。凤安为人厚道，学习专心、勤勉，博学多才。接着，他循循诱导我说：“今天，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已处在生死关头。我们每个人要立下最大决心，鼓起最大勇气，同敌人作他死我活的、长期的英勇抗战，这才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这样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一切羁绊，实现民族国家的独立、自由、平等。”

他向前走了几步，回过头站着对我继续说：“但是，要实现这种伟大的民族革命事业，专凭几个民族英雄或是什么志士仁人的单独力量，是不可能的，必须把全民族的人力、财力、物力统统集中起来，结成钢铁般的阵垒，向敌人作英勇伟大的抗战，才能达到目的。”他侃侃而谈，十分兴奋。我们手拉着手，并肩而行。他又耐心地启发我说：

“江汉，你一个人，我一个人，他一个人，都属‘小我’。要打胜仗，战胜日寇，保卫国家利益，我们几个单枪匹马不行，要靠发动整个中华民族起来斗争。中华民族的整个统一体就是‘大我’。这才是日寇攻而不破的铜墙铁壁。”后来，我看到他发表在《儋中学生》季刊上的一篇文章《抗战期中我们应有的人生观》，才明了那次我们谈心的真正意思。

随着国土的一天天沦丧，我们的心情愈来愈不平静。在党支部的指导下，同学们组织起来，讨论时事，评论政弊，进步思潮犹如得意的春风，习习吹拂，催人奋起。

国难日深，“风波”不断

儋县中学与国民党的县政府近在咫尺，国民党官员敲诈

勒索、鱼肉百姓的“德政”，不时地在师生中传闻。一天，国民党的两个士兵因瓜分勒索来的财物不均而互相厮杀，人们议论纷纷。过路的学生目睹国民党官员的丑行，愤愤不平。当晚，有位学生奋笔疾书，写了一篇讨伐贪官污吏的文章，命题为《县长不如清道夫》，贴到县城文艺娱乐中心的壁报栏上。文章尖锐地指出：“县长，则是一县之父母官，理应为民谋利，造福乡里。然而，他们代表的是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其官员尽是贪官污吏，吮吸民脂民膏以养肥自己；清道夫，虽一贫如洗，地位低贱，但他天天为民扫街清道，造福于民。两者相比，位尊居上的县长，实则比不上地位低贱的清道夫……。”他用那尖刻辛辣的笔调，入木三分地勾画出了国民党官员欺压百姓的丑恶嘴脸。

第二天清晨，人们在壁报栏前争相围看这篇文章，无不拍手称快。儋中的同学联系这件事，历数国民党当局的腐败现象，议论开了。吴明⑦问道：“这样的世道是怎样造成的？国家、民族已大难临头，可政府官员腐败到如此程度，我们该怎么办？”同学们愈议论，愈加愤怒。林荫森⑧激动地说：“这种由旧制度造成的罪恶，只有靠我们行动起来，发动民众，坚决铲除，才有新的天日。”

在真理的启迪下，同学们的眼界开阔了，从思想到行动上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党的队伍也随之发展、壮大。儋中党支部刚成立时，仅有吴浪渡⑨、谢凤安、张绍箕⑩等三、四个党员，到1938年时，增加到20多人。上级党组织也经常派员秘密来到新州镇，检查儋县中学党支部的工作，推动学生运动的发展。从1936年起，儋县中学成了党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重要阵地。儋中党支部也成了组织和领导广大学生投